

經部

書蔡氏傳旁通卷五

元 陳師凱 撰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見左傳桓二年又宣三年云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徳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徳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

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史作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云

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也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回視河水在後也粵詹雒伊毋遠天室史記正義謂粵者審慎之辭言審慎詹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愚謂粵與越同及也及視

雒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
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
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戊申三月五日也
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案二月小盡故三
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宫門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旁三門則四面通十二門也國中城内也九經直路九條也九緯横路九條也涂路也九軌言路之廣也軌車轍也乘車之轍六尺六寸兩旁加各七寸通八尺九軌之廣七十二尺也左祖宗廟

在王宫之東也右社社稷壇在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朝廷在王宫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市朝一夫市與朝各方百步也阿棟也高一丈長三丈謂之一雉王宫之門屋脊高五丈也隅者角上浮思也䟽云浮思小樓也上刻畫雲氣蟲獸宫隅之制七雉者王宫之四角高七丈也城隅之制九雉者城角高九丈也環涂者遶城下路也七軌廣五丈六尺也野涂國外之路也五軌廣四丈也〇又案周書作雒云

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湊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案以六尺為步算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郟山即郟鄏之郟史記正義云郟山名鄏邑名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内也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

孔氏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愚案上三説皆是也古者無天地合祭之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為上帝之牛一為配帝后稷之牛蔡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説誠誤社為土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蔡氏不用何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

見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揣高低仞溝洫物土方

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邦伯諸侯之長也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當作夕多陽當作風日西景夕當作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馮氏子亮云土中之説蔡氏引王氏所

論而今本多訛日東景夕多風誤為景朝多陽日西
景朝多陰誤為景夕多陰宜正之又案王氏據周禮
而鄭註不明蓋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
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
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云者是
立表於晝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短於圭而
其地多暑是偏於南矣日北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北
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而地多寒是偏於北

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影方與圭齊是
又偏於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方
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而其地多陰矣凡
此皆非地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
占之說以為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為地之中土
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
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
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又案寰宇記云河南府登

封縣測景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周廻十六步周禮地中在此也縣北有陽城山

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

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名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

洛誥

復如逆復之復

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復命于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

古註云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新安陳氏曰

王莽篡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

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廹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也

洛師猶言京師也

京大也師衆也

河朔黎水河北水交流之内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黎陽漢縣今大名路濬州也

地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

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處商民

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

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史氏漸曰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

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瀍自為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居定郊社宗廟是為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

祭統云夫祭者畀煇(運)胞(庖)翟閽者惠下之道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薦謂獻腥獻熟之時居上者正其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徵示其意以待成

王自教詔之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
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
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
詔之也
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
朱子云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

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

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

此言曰其自時中乂案名誥云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周公固嘗舉與

名公言之此又舉以答成王也

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

正義云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

調暢謂之秬鬯徐鍇云稃米殼也音孚爾雅曰秬黑

黍秠一稃二米郭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

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

也詳此則一稃二米名曰秠常罕得既名秬鬯則不

必其皆一稃二米也

卣中尊也

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不大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罍彝之間即周禮犧象壺着大山六尊是也罍者尊之大者也案禮圖云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毛詩說金罍大一碩是也彝卣罍三者皆為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聘義文

享有體薦

見左傳宣十六年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敬祀之酒令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

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

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魄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二月亦在七年也康誥篇首乃洛誥脫簡及名誥洛誥月日皆第七年中事今以漢志考之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名誥言二月既望

十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也三月甲辰朔惟丙午朏三月初三也越三日戊申初五日也越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此接康誥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已未也又名誥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洛誥予惟乙卯即名誥三月十二日也戊辰王在新邑十二月三十日也唐孔氏謂此歲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

日戊辰晦也

烝祭之禮

冬曰烝

周尚赤故用騂

騂赤色毛也

宗廟禮太牢

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

文武各一牛故為䧙

逸史佚也

時太史名佚古字通作逸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

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

制周頌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

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

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

訓太室爲清廟中央室也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

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

氏以爲惟七年即攝政之七年者非是

多士

弗弔未詳

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

旻天秋天也

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

肆故也

弋取也弋鳥之弋

論語曰弋不射宿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

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

德者天因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降猶今法降等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

如今云減死一等也

來自商奄

孟子註奄東方之國史記註云奄於險反兖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地東齋陳氏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

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来也四國殷管蔡霍也

邑四井為邑之邑

四井三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宅爾邑也

無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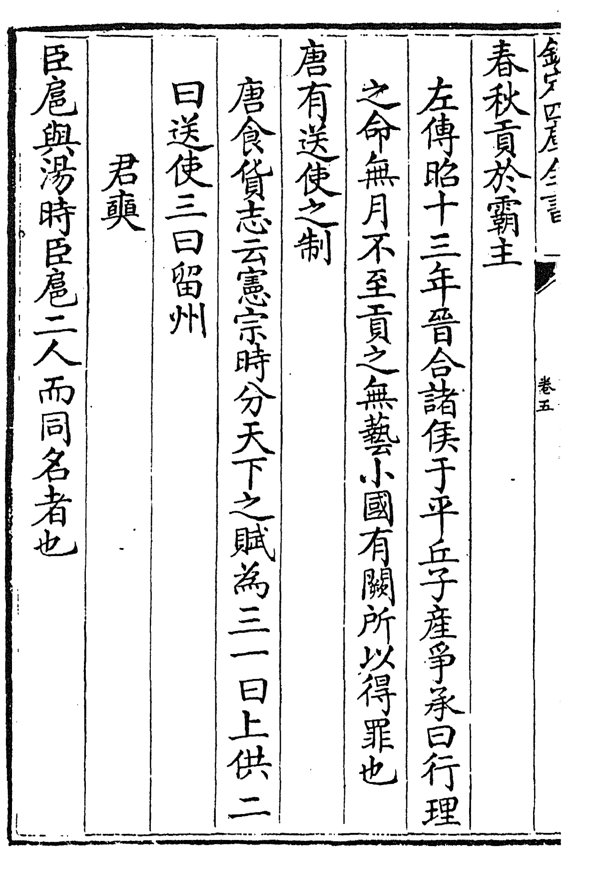
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土鄣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又經世書高宗祖庚祖甲世次歷年皆與書合又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西山真氏曰祖甲為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為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為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援以為辨太甲為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挽從来無人齒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愚案真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厠於其間此蘇氏之說非也陳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其意黙取

蘇說以破蔡傳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旣以祖甲爲
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
壽邪旣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
時厥後詳之則蔡傳所考不可破而孔氏蘇氏眞氏
陳氏諸說皆非是
昃日昳也
昳徒結反



春秋貢於霸主

左傳昭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唐有送使之制

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君奭

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

疑至臣扈湯時二臣名輯纂陳氏云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人而名同也

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息齋余氏曰不言傅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愚案周公以君奭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丁時不言傅說文武時不言太公傅說太公非若甘盤虢叔之舊也

陟升遐也

如陟方乃死之陟

通徹三極而無間

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卷阿鳴于髙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

卷阿名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髙岡蓋衆人之所

聞見喻大賢處髙顯之地名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

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震撼擊撞欲其鎮定

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

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才細反

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

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音舒

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

黷闇汚濁欲其茹納

言所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没者
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没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吏乾没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没乾音干
名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
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壞之時也
超然肥遯

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繫滯之為善

蔡仲之命

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内也

蘇氏曰郭虢也

當時聲訛以虢為郭如韓為何陳為田之類

管霍國名

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古管國也左傳閔二年晉滅霍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也

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内圻内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

知非魯國之卿者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既曰己卿士

是圻内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己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蔡左傳在汝淮之間

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愚案汝南上蔡今汝寧府上蔡縣也新蔡舊亦為蔡州屬縣今廢下蔡宋為壽州倚縣今廢在安豐路界内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

甲蔡仲之有間也

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别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邁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略之不同如此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

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爲天下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多方

光武成功若建瓴然

建音蹇瓴音苓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瓴水註云建翻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而翻瓶水言易也西漢之末王莽篡逆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

室起兵南陽破莽兵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之三月曰昔朕来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

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成王歸自奄此書曰成王来自奄乃奄之第三叛王墮其城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月朔已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奄不知所在

解在多士冢宇記在曲阜縣奄中古奄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

見祭統孔悝衛莊公蒯聵時大夫也鄭注云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悝音恢

時鎬已封秦

史記犬戎殺周幽王酈山下秦襄公以兵送平王遷都雒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克堪者能勝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

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神天之主

東齋陳氏曰可爲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讋服

讋質涉反漢書云羣臣震讋讋中自服也

賔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

如大胥小胥象胥宗伯宮伯宮正酒正之類胥有才

智者也伯與正皆長也

立政

蔔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

天官有司裘有内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

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案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宫有大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

吕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别名歟官有别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

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新安陳氏曰吕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平法之大臣也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長牧

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

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井牧者按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什伍其民者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

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井牧什伍之大綱也

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案康叔為司寇是宅乃準者封於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是三宅為長伯之證

趣馬掌馬之官

趣七口反周禮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攜僕攜持僕御之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隷僕下士大馭中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上士田僕上士馭夫中士車僕中士

庶府若内府太府之屬也

周官有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

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畿内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

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

卜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簭人占夢眡祲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之工皆是也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如庖人内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

傳意謂庖人為庖尹內饔為饔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為之伯也蓋庖饔各治其事而又統於膳夫也然此二句以下文比之必有脫字

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

太師及司樂為鐘師磬師之伯此二節特舉例以解尹伯以是求之尹伯固不止於此二者矣

太史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所書善惡必以實録所謂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諱先王名也惡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樂周官云小史詔王之忌諱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教司馬主政司空主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愚案康誥言圻父農父宏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之官蓋大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

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此據正義所引皇甫謐說也寰宇記考城縣有北亳

城今睢州考城縣也蒙縣名今廢又云宋州穀熟縣

亳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宋州今歸德府也穀熟縣

廢偃師縣屬河南府地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

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

有伊尹冢師古曰瓚説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

在轂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

案地志中國四夷皆有都尉治在蠻夷謂之中部都尉東部都尉南部都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又有屬國都尉宜禾都尉騎都尉農都尉江關都尉匈奴都尉等數十處意與夷徼盧氶三亳阪尹相似皆王官出治外地者

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温為司寇

地志云温己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

温今孟州温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旁通卷六上下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貢生臣李垌

書蔡氏傳旁通卷六上　　　元　陳師凱　撰

周官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

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爲伯是舉朝無尊於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

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禮也孤則亞於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六卿之職曰太宰卿一人大司徒卿一人餘皆然其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於孤又可見矣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爲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爲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二書逈絶也

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

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資級如是之卑邪周禮註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理蔡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儔耳故列在司徒之屬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

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註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廸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吻合處姑略之可也○王莽時劉歆置周禮博士司空篇亡購千金不得以考工記充之○臨川俞庭春曰司空之篇為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為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為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漸譌誤併與其官廢葢嘗紬繹是書伏而讀

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倒錯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焉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溢員也小宰曰其屬六十則六十之外皆羡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宜少不宜羡今天官之羡者三地官之羡者十有六春官之羡者九夏官之羡者九秋官之羡者五從其羡而求之冬官不皆亡矣又云詩之逸不可復考獨周禮司空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是正焉者而司

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誠有犂然當於人心者不啻寶刀大玉之得而鄭讙龜陰之歸也

庭直也

釋詁文

六服侯甸男采衞并畿内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内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衞蠻

夷鎮蕃與此不同

新安陳氏曰廵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並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衞之辭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

周制無萬國大言之耳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合之為九千里通王畿為方萬里以開方

法計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國率之是九服之内可容萬國然周初會於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數也然史官例以萬邦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蔡氏曰成王以周

名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没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葢難之也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

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

古者王佐之才上有以參天地之常道下有以脩國家之常典惟其論道則講明精至必能推天而達之人而天下之常經不紊矣惟其燮理陰陽則調和清

穆必能存心以事天而天地之常道不變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道謂太極之理也元亨利貞萬古周流而不息故曰恒而不變者也其不變者此理而已若論陰陽二氣則有變理之不至則有常者不能不爲之變日月之薄食星緯之錯行山川之崩竭年穀之凶荒札瘥之夭折皆陰陽之變耳如朝廷之上三公得人則必講論精密内有以修其身上有以啓其君經綸有要燮調有道在

造化則使三光全而四時和在國家則使三綱正而九法敘而後無愧三公之職焉然豈可以易言哉故曰惟其人而已

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

天地之化運而無迹如四時之行六氣之運皆造化之妙用不言而示人者也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蓋參贊之極功能使造化囿於聖人精

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匡郭而不遺也張而大之如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育也敬而明之如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也

天官卿治官之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吕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

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藴矣

馴擾兆民

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寛之之謂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

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陳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美意禁民使不為惡

而非以虐民也

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五峯胡宏皇王大紀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闕冬官愚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迷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俞庭椿曰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咨垂然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

工之事無與焉周官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太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王制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至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著見於經而粲然可據者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爲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空之屬皆汨乎其中蓋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大半皆

司空事也土地之圖土會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大司馬九畿之籍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乃均土地乃經土地等章天官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

冡宰相天子統百官乃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

呂氏云冡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網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

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

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爲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冢宰六卦爲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官也

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

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禮大行人合

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
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
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按此則制度
已預飭於前至巡狩特考之若曰言語諭歟辭命協
歟書名諭歟聲音雅歟瑞節達歟度量同歟牢禮成
歟數器同歟法則脩歟凡此者或否歟
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

孟子趙氏註曰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處齊宣王欲毁之漢時遺址尚在郊祀志云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是也

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

林氏曰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呂氏曰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

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與衞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衞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衞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鄭子產鑄刑書

見左傳昭公六年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律令而已
鄭夾漈通志略云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諸
國法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為九篇叔孫
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
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
餘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
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

二條

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

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閒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

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羶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所達無界限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

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聖賢以德為政故至治不離於德假黍稷以薦馨非黍稷之氣可以感神明也葢有明德本於内至治成於外上帝監此馨香之德已久矣今以黍稷之薦感於神明雖有黍稷之氣實在於明德之馨也明德之馨至治之馨與黍稷之氣合而為一故曰非有二馨香也至治之有明德猶黍稷之有

氣臭至治之馨在明德黍稷之馨在氣臭皆精華之可以上達者也然氣臭與黍稷非有二體明德與至治亦非有二體黍稷之馨至治之馨尤不可離而二之也為人上者不恃其黍稷之有氣臭而恃其至治之有明德則精華達於上至治成於下神明尚可感何有頑民而不可化哉

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愚按多士篇商民自言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意蓋怨周人之不用已也成王言予一人惟聽用德今命君陳曰簡厥脩進厥良實成王欲践舊日之言所以簡拔有德而置之在庭百僚也

顧命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正義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来謂之領此言召公本居太保之位又兼領太宰之職也

司徒第二芮伯爲之

芮姬姓之國今同州朝邑縣芮鄉古芮國也時芮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徒

宗伯第三彤伯爲之

王肅云彤似姓之國時彤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宗伯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也武王封之於畢在今奉元

路咸陽縣時畢公以成王之叔父繼周公為東方諸
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為太師又兼領大司馬之職
也此後康王又命保釐東郊亦所以繼周公也而康
王稱之曰父師則在太師之位無疑矣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
左傳定四年云康叔為司寇而此書列在第五與周
禮秋官司寇第五同次故因可推此六人為六卿也
詳見康誥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毛公名鄭亦文王之庶子時以諸侯入王朝為太傅兼領大司空司空為右官之長在諸侯惟有司徒司馬司空立政亦云然王朝既以冢宰為第一而太保領之則是六卿之冢宰猶三卿之司徒也餘司馬司空故亦以三公領之畢公既繼周公為太師則此毛公當任太傅矣正義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故知此三人是三公也此六卿次第蔡傳皆據

孔傳成文又案周公位太師時爲冢宰周公既没召公元老當居冢宰而太保則如故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蓋太公望嘗以太師領司馬故畢公居此位不爲畢兼分掌東伯則與召公實相並云

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西山真氏甲記云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朱子云這幾個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甚精眞氏云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又烝民之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天

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法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聦貌之恭言之順以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皆是也

孔子所謂知幾

下繫云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子思所謂謹獨

中庸章句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

周子所謂幾善惡

通書云幾善惡朱子云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慾亦已萌乎其閒矣語録云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

字又云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

綴衣幄帳也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

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

正義云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爲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墉下

懸樂懸也鐘磬之在簨簴者天子宫懸諸侯軒懸非

謂幄帳也墉音容記一作牖

於其明日王崩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

王十三即位壽五十也

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宫掖而外庭猶

不聞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爲蘇佐明所弑王守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爲太子宦者以爲立不由已廢之而立頴王瀍是爲武宗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立憲宗子怡是爲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鄆王温是爲懿宗懿宗崩宦官立其少子儼是爲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爲太弟是爲昭宗昭宗遇弑朱全忠立幼子祚爲哀帝而唐遂滅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

時分天下爲左右以三公領之曰二伯樂記云五成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故召公爲西伯周公卒畢公繼爲東

伯也

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

据禮記狄人設階蓋設梯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

扆綴衣是典設張之事也

設黼扆帳幄如成王生存之日

正義云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愚謂四座雖當皆設幄帳惟黼扆當止設户牖閒一處餘三座不當設也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此据古註而古註則据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設黼依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故知此亦然也

天子之席三重

周禮文也正義云此四座皆言數重但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更有席也牖間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座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其餘三座禮無其事可推其爲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

篾席桃竹枝席也

此據古註也竹枝字當乙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註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爾雅云桃

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戴凱之竹譜云桃枝堪爲簟又竹記云桃枝竹皮滑可爲蓆南越志云出南海縣緣海而生

黼白黑雜繒

雜言白黑二色相雜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純緣也

純之尹反緣于絹反

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

旦夕聽事之坐

亦据古註正義云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

底席蒲席也

正義引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

綴雜彩

正義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

彩也

文貝有文之貝

正義云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巡曰貝甲以黄為質白為文彩名餘蚳以白為質黄為文名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

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正義云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

與燕禮同故知之

豐席筍席也

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也據古註訓豐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席傳寫誤也正義云釋草云莞苻離詩云下莞上簟莞周禮音官爾雅疏云本草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斯干鄭箋云莞小蒲也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麄故得

爲兩種席也爾雅疏又云鼠莞纎細似龍須可以爲

席

親屬私燕之坐

正義云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是隱映之處親屬輕

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燕之坐也

筍席竹席也

古註云筍蒻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

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

牖户之閒謂之扆

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云窻東户西也

天子負扆朝諸侯

如上文牖户之閒是以地言此又云負扆者是以器言也正義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故先儒相傳黼扆在户牖之閒愚謂據爾雅則扆自是户牖閒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之形言則曰

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扆而立

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云今之書刀也正義云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以前成王顧命言嗣守文武大訓

琬琰圭名

見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東齋陳氏云琰有鋒芒琬無鋒芒

夷常也

大玉常玉皆玉璞未琢故不以禮器名之

球鳴球也

益稷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義云玉色如天故曰天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

謂馬負圖必有文在其背不應别有一物想如今之㸃數具於馬背毛色耳時必著之竹帛謂之河圖也

一六位北北方者水之數一生水六成水也二七位南南方者火之數二生火七成火也三八位東東方者木數三生木八成木也四九位西西方者金數四生金九成金也五十居中中央者土之數五生土十

成土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劉歆皆言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之位其橫圖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次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圓圖位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兊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所謂四象者老陽金象居一含九少陰木象居二含八少陽火象居三含七老陰水象居四含六然以此象數考之河圖則火金易位不爲脗合故劉牧

以洛書九宮四十五數爲河圖而以此河圖五十五數爲洛書蔡西山朱夫子皆不之從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其詳説具啓蒙矣自來先儒傳説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則洛書而敘九疇夫子於大傳獨載五十有五之數而不及四十有五之數則足證五十五者果河圖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積五奇而爲二十五

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虛五與十太極也竒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大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同此說却分曉又云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

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

王之五輅輅周禮作路

見春官巾車之職玉路金路象路謂以玉以金以象

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輓以革漆之
而已輓莫干反
成王殯在西序
禮記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弁士服冕大夫服
正義云埀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
六寸前圓後方楊信齋云冕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
分故取其俛而名曰冕弁制無旒又前後平故名弁

用布升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冕用三十升

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

正義云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愚謂文鹿子皮者其皮有文如今鹿皮赤質白文者也既以鹿皮為弁其制必不用版安國亦以雀弁為韋弁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也

堂廉曰戺

正義云廉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皆戟屬

正義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

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

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說文所引書皆古文之舊故從之然其餘所引不同

者尚多有之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

古語坐不垂堂以切近階也

側堦北陛之階上也

正義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

古者執戈戟以宿衞王宫皆士大夫之職

吕氏云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

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又云周廬陛楯

衛宏漢官舊儀云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令秩皆比二千石左車將右車將左户將右户將皆比千石屬光禄勳與大夫諫議大夫同列皆侍宿衛禁中班固西都賦云陛戟百重周廬千列李善引漢書云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

椎埋嚚悍之徒

前漢趙肅王傳云椎埋攻剽師古曰椎殺而埋之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升麻之麻當作布

朱子云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愚案麻冕用三十升布上染玄下染纁以衣其版

康王吉服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正義云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享先王則衮冕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

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錫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蟻玄色

正義云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宗宗伯也

時彤伯爲之又稱上宗即周禮大宗伯之職

彤纁也

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

受成王臨崩前一日之遺命

太史奉冊

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

宗伯掌邦禮

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
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
符指瑁寶指介圭
受同以祭宿進爵也
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咤奠爵也

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

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字從口意蘇

說為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

食亦怒也詫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

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

咤訓奠爵不可易也

酢報祭也

新安陳氏曰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六上

書蔡氏傳旁通卷六下　　元　陳師凱　撰

康王之誥

一曰皐門

在外第一門建皐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

二曰雉門 周禮圖作庫門

自外入内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

三曰庫門 圖作雉門

自外入内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旁

有兩觀後有明堂

四曰應門

自外入内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

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自外入内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内蓋内朝所在也內朝當作外朝

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内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

經言王出盍出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言
應門內有內朝也傳寫誤耳
自陜以東
陜於周時在虢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陜州也
羑里
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
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好惡在理不在我

程子所謂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又言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名公之見矣

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為申侯犬戎所殺

晉文侯迎立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周故宮鞠為禾

黍而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
及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固有感於此
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
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

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朱子語録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

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録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来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朱子又云康王

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畢命

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鄭元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也愚案妄作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豐刑非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成周下都也

在瀍水之東處商民之地

十二年曰紀

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治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凡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

舉大數也

畢公輔導四世

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二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紂克商後七年而崩通二十年則畢公自武王即位以來已歷六十九年矣又加之以在文王之時已爲大臣則此時必九十餘歲可謂國之元老矣

君牙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昭王名瑕穆王名滿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事我

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此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

曰由先正舊典時式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為周司徒

矣然則君牙或芮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

配于前人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即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寛之意

司徒兼教養之職

即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救死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冏命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閽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

史記云蜚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音穆得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廵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呂刑

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

顔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

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

苗民承蚩尤之暴

正義云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

此承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為帝舜之命又据楚語堯復育重黎之說遂依古註訓重即羲黎即和也

史記索隱曰据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肖

按國語曰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

見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

肅衷正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夫人人人也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氣受命之氣顓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正當爲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火正黎

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楊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爲是愚案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註云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陳說是也

禹平水土以定民居

愚案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是也

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

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絶地天褻瀆之禮次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興民利夫然後始命臯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勸德刑之本必主

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世非法家

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吝之也註云吝恥也

格至也

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

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戒固善心也而用豈可以或戒也哉

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

刑不當矣

及逮也

逮連捕也蘇氏曰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

謂之逮

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㸃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吕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周禮所謂色聽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

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顔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

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

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周禮註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

足也周改臏作刖周禮音義云涅乃結反

六兩曰鍰

百鍰六百兩也倍二百鍰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鍰三千兩也六百鍰三千六百兩也千鍰六千兩也

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

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

剕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剕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其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剕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為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讞獄

讞逆結反說文云議罪也

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愚以意詳之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鬻獄而圖利其家於兩爭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貨非所為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言罪

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者言深長思之所可畏者惟刑罰之事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言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惟天所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于天下也此章蓋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舞文弄法刻剝以取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

自穆王之後歴共王緊扈懿王囏孝王辟方夷王燮厲王胡無道國人畔之王出奔晉之彘二相共和十四年而王崩於彘宣王靜立周室中興崩子幽王宫涅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來至此凡二百五十七年矣愚案自武至幽凡十二世王室三亂穆之逺遊厲之監謗幽之褒姒周室

之微其所由來者遠矣宗周豐鎬之基以至岐邠之地上自后稷下逮文武千有餘年興王之業平王一旦捐之以畀秦自是以後關西之勢駸駸爲東國患不可復制君子固不待王赧之稽首而後知繼周之爲秦也○夏氏曰古今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之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

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絶望於平王也

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錫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按周禮有鬱人有鬯人鬱鬱金草也鬯黑黍之酒名曰秬鬯取和鬯之義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詳此則秬酒本名秬

鬯加鬱金煮之則名曰鬱鬯蔡氏於洛誥直訓鬯爲鬱金香草蓋亦因和鬯得名也鬱人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䟽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薫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薫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按本草云鬱金香

十二葉為百草之英生大秦國四月五月採花狀如紅藍花即是香十二葉爲貫捋以煮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

左傳閔二年狄人侵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威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師車三百乘以戍漕戴公卒

文公立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二十二年越伐吳棲吳王於姑蘇之山自殺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

賜勾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

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啓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絶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又云申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也甫許皆姜姓許今潁昌府許昌縣也甫即吕刑之吕

其地未詳

費誓

費地名

愚按伯禽建國今兗州曲阜縣也費今沂州費縣也寰宇記沂在兗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兗州之東三十里是自曲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氏之邑僖元年傳

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爲費宰
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爲方伯費在屬
國之中耳孔安國謂費爲魯東郊之地頴達附會且
言未出魯境皆非也伯禽之誓于費如啓之誓于甘
湯於鳴條武王於牧皆臨敵境而後誓所以申令吾
將士其時徐戎必冦費故伯禽征之耳

淮夷徐戎並起爲冦

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内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

徐州有淮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雖居中國自為戎夷之俗歷代帝王亦以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為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邑近結奄民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淮夷徐戎並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為征徐戎而作也然蠢茲戎夷為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沒又復為亂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

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呂氏之説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

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

古注甲鎧冑兜鍪正義云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

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絶當使敹理穿治之

敿楯當有紛繫持之

楯即干扞蔽之物紛即紛帨之紛讀如焚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楯以為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擭機檻也

正義云擭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則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為名擭以得獸為名

馬牛風逸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至於放逸遠去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

故曾三郊三遂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王制注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愚按王國百里之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為州六遂在焉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二百家為鄉此一鄉之民數也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百家為酇五百家為鄙二千五百家為縣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此一遂

之民數也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一軍之人數也凡起軍無過家一人王國六軍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軍大國三軍三鄉出正軍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副凡六遂之職皆降六鄉一等副亞於正也凡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皆下士在鄉爲比長亦下士也在遂爲鄰長兩司馬五百人皆中士在鄉爲閭胥亦中

士也在遂爲里宰下士也卒長百二十五人皆上士在鄉爲族師亦上士也在遂爲酇長中士也旅帥二十五人皆下大夫在鄉爲黨正亦下大夫也在遂爲鄙師上士也師帥五人皆中大夫在鄉爲州長亦中大夫也在遂爲縣正下大夫也軍將一人皆命卿在鄉爲鄉大夫亦卿也在遂爲遂大夫中大夫也此郊遂軍制之大數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僖公三十年九月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文公使燭之武見秦君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亦去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其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百里奚之子孟

明視蹇叔之子西乞術及白乙丙使出師伐鄭過周
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杞子
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天奉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先軫曰秦
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何施之爲遽興姜戎晉襄公
墨衰絰三十三年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秦三帥以
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秦伯曰孤違
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復使孟明爲

政文二年秦師復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秦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冬晉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
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
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

而有之

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注云旅力衆力也張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蓋言番番然老貌者其衆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謬以中壽詆之今日思之真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尚為我有乎

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

用之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蓋言仡仡然勇敢之夫善射善御而不違於法者雖有超躍升車之力然輕而無禮不如旅力既愆者之善謀也自今以往自悔自艾庶幾我不以此爲欲乎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

此蓋深悔爲杞子之言所惑而失不用蹇叔之言也故杞子奔齊而不敢復此三節雖皆悔過之辭然曰我尚有之我尚不欲尚之辭緩辭也非決辭也故卒用孟明而不見終謀於蹇叔彭衙再敗而猶未已焉是蓋知悔而不知改者也

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唐書云元齡當國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

所無娼忌闒人善若己有之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𤣥宗時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己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居相位十九年敝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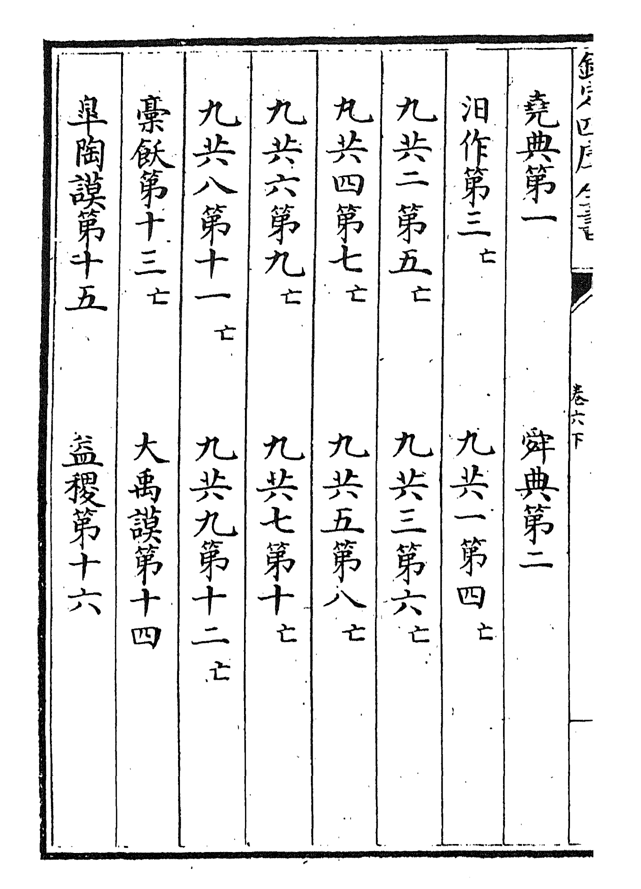
正言者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強富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帝然之因擢安禄山高僊芝哥舒翰等爲大將卒蕩覆天下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

得幸肅宗在靈武每命宰相輒咨訪及房琯為將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書序

小序雖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猶存於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爾隷古本文自堯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泰誓不復更端令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後人所次爾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覽而見百篇之舊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

虞書



夏書

禹貢第十七　甘誓第十八

五子之歌第十九　胤征第二十

商書

帝告第二十一亡　釐沃第二十二亡

湯征第二十三亡　汝鳩第二十四亡

汝方第二十五亡　湯誓第二十六

夏社第二十七亡　疑至第二十八亡

臣扈第二十九亡　典寶第三十亡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湯誥第三十二

明居第三十三亡　伊訓第三十四

肆命第三十五亡　徂后第三十六亡

太甲上第三十七　太甲中第三十八

太甲下第三十九　咸有一德第四十

沃丁第四十一亡　咸乂一第四十二亡

咸乂二第四十三亡　咸乂三第四十四亡

咸乂四第四十五亡　伊陟第四十六亡

原命第四十七亡　仲丁第四十八亡

河亶甲第四十九亡　祖乙第五十亡

盤庚上第五十一　盤庚中第五十二

盤庚下第五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高宗肜日第五十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亡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微子之誥第六十

周書

亳姑第九十 亡　君陳第九十一

顧命第九十二　康王之誥第九十三

畢命第九十四　君牙第九十五

冏命第九十六　吕刑第九十七

文侯之命第九十八　費誓第九十九

秦誓第一百

右百篇　存五十八篇　亡四十二篇

虞書十六篇　亡十一篇　今存五篇

夏書四篇　　今皆存

商書四十篇　亡二十三篇　今存十七篇

周書四十篇　亡八篇　今存三十二篇

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正義云桀都安邑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明矣

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今安邑見有鳴條陌上黨壺關今潞州壺關也河東安邑今解州安邑也古安邑城在今解州夏縣寰宇記雷首山一名陑山在河中府河東縣〇此下序中地名見前經文内者茲不重

注

帝告

新安陳氏云帝告即帝嚳也

三朡國名今定陶也

今曹州定陶縣也有三朡亭

大坰地名

正義云未知所在當在定陶向亳之路

桐湯葬地也

史記正義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又

云尸鄉在偃師西南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寰宇記

云蒲州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其陵下先有石弩以銅爲鏁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於恩由是執事者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練其處也愚案此事不經但其地則實耳

𨛜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

正義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𨛜在河北或云河南

敖倉相即相州今彰德路也河亶甲所居故殷城實

在今滑州内黄縣内黄元屬相州改隸魏州今又改

隸滑州也史記索隱河東皮氏有耿鄉寰宇記云蒲

州龍門縣古皮氏縣也縣南十里故耿城殷王祖乙

所都

傅巖

在虞虢之閒今名聖人窟

武王觀兵

觀猶示也古亂反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輜車又名輦人輓以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

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

鋤二版二築十五人輓之

司馬法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

李衛公兵法云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以二十五人爲一甲一乘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也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即馳車也前拒一隊一隊二十五人左右角三隊三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守車即革車也一隊二十五人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即蔡氏所謂一兩也又云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

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

顧顧前後序也武成序言武王伐殷此序言勝殷殺受分器序言武王既勝殷是三序自相顧爲文也

宗廟彝尊也

彝酒尊也上有虎蜼之狀取其孝也分與諸侯如錫秬鬯一卣之類

史記作溥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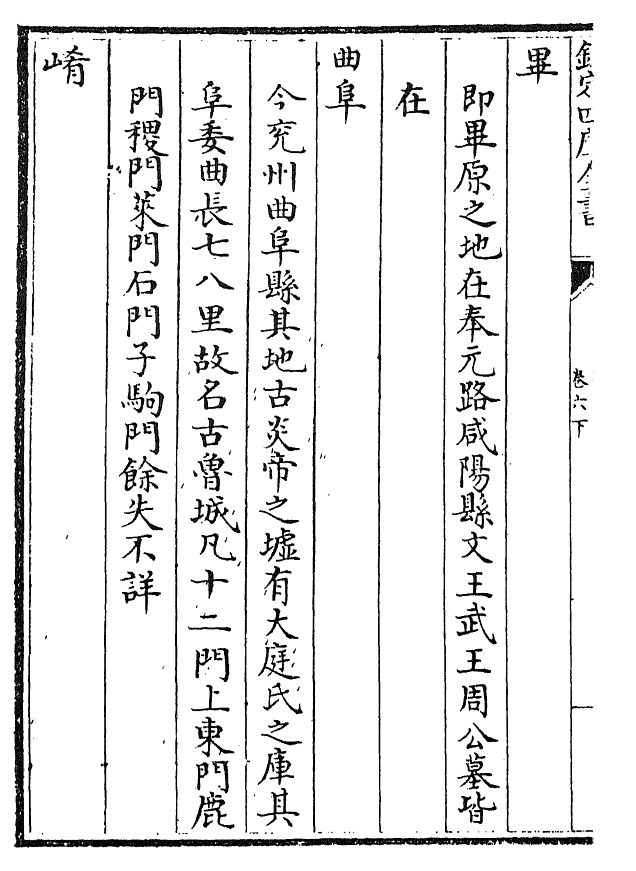
正義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今按博昌改爲博興舊屬青州今改爲博興州爲山東益都路支郡

肅慎

後漢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濵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所極五代四夷附録云黒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髙麗四接突厥北鄰室韋葢肅慎氏之地也

滎伯

史正義云周同姓畿内諸侯爲卿士



畢

即畢原之地在奉元路咸陽縣文王武王周公墓皆在

曲阜

今兖州曲阜縣其地古炎帝之墟有大庭氏之庫其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古魯城凡十二門上東門鹿門稷門萊門石門子駒門餘失不詳

崤

正義云在弘農澠池今河南路陜州澠池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六下